

三獎

作品

返山

得獎者 林楷倫

林楷倫，一九八六年生，五專畢，想像朋友的真實魚販，著《偽魚販指南》。自我介紹仍然是害羞的事。渴望當個New Type（新人類），若能變成卡蜜兒般地傷感，必然能寫出好的話語吧。

得獎感言

謝謝評審們，謝謝凹與山。

生活的外在表現裝得無情，久了成真實。

所以寫小說，讓角色是我非我。各種擬仿的遊戲，自己也在裡頭。

不甘心、忌妒、喜悅、崩潰、奮起。

希望各位能驕傲地說現在、每個時刻都是最最快樂的瞬間

與我一樣，謝謝

文學



(一) 攝影

返山

部落的跨年晚會，最令人期待的大獎，由礦業公司提供，負責這個礦區的爸上台抽出。我在台下看著爸，一身西裝一年只會穿一次，每個人都習慣他穿工作服。他一開口，下面的人都在笑，笑他漢人口音還要說泰雅族語，笑他尷尬的模樣。爸會說今年採量多少、營業額多少，似乎爸最重要的事情是業績公布，那沒人在意。大家更在意的是獎，還有公司會給多少年終與增發的補償金。

頒完獎後，舞台燈漸暗。跟我同齡的小孩不害怕黑暗，只期待倒數時的煙火，新的一年天空不會沒有光。與爸媽一起看煙火，閃滅持續幾十分鐘，他們遮住我的雙耳。「我能去放煙火嗎？」我問。「不能，你是女生。」媽說。

那年，媽跑去城市，太多人說媽媽的事。幼年的我記不起太多，成年之後又覺得流言已不重要。「爸爸，能去看你放煙火嗎？」媽離開的隔天，我問爸。

他的工作服合身卻有幾個破洞，把我抱上野狼，幫我戴上他的黃色工程帽。

「這是火藥，危險喔。」鐵木對我說完，去遠處鑽孔放藥後布線。

真的要炸山了。爸叫我躲進小房間用望遠鏡看鐵木，他要玩個小遊戲。「挖呀挖，炸呀炸。炸開

的山有沒有水晶呀。」我唱。桌上的無線電發出爸的聲音說：「躲好沒？要炸囉。」這是一場捉迷藏。爸倒數至一，向我揮手口形說不要按引信。他在無線電裡大喊一聲，鐵木嚇到跌倒。爸跟同事有開不完的玩笑，像孩童玩鬧。

望遠鏡裡看見爸的嘴放得好大，而無線電裡爸的笑聲跟著放大。很吵。笑聲是從這張嘴發出的嗎？在笑什麼呢？我也一起笑。

「認真，要炸囉躲好。」又一次倒數，爸走到小房間前拍打窗戶，要我按下引信。按下，爆炸。

沒有戴上耳罩的我，耳朵好痛，好痛。「誰按的誰按的啊。」無線電傳出的聲音不是爸的聲音，不斷地叫罵。爸的哭喊聲，聲音低沉，他很痛吧。他念五四三二一，臉一秒一秒地變，笑鬧的嘴鬆下，他的黑眼圈像是沾水的土，凝結在臉，一、兩秒間，他說不會炸到他，淺淺地對我笑，要我相信他的決定。

爲什麼爸要這麼做呢？就算過那麼多年，我仍不能理解。

沒人會責怪年幼的我，礦場裡三個男人傷一個，礦區工作只能停擺。鐵木攙扶起爸，而跑出小房間的我，撥開砂土拿起前方的石頭，那是水晶，烈日折射在大人臉上，他們沒有興奮。我手晃幾下，折射的光讓他們眨眼。

「好好待在這。」鐵木發動野狼時邊對我說。爸夾在兩人中間三貼，後方男人的腳架在鐵木腰

際，深怕爸往一旁倒下。我笑，單純好笑，因為我找到水晶，因為我想起與爸媽一起三貼下山採買的時光。我對鐵木說我也要下去，跑近看到爸的左耳被削掉，臉與左耳的接縫冒出血，進入耳道，又溢出。「爸還聽得到嗎？」「誰知道啊。」鐵木大喊，爸抽搐一下。

野狼騎走，又是一陣煙塵。

有人回來接我，那人是爸的親戚，帶我去城市住幾個月。爸與我一同回來，他的左耳已經癒合，卻像是耳道吞入耳殼，可能是爆炸影響聽力，我說什麼他都說嗯喔。那幾個常與爸在礦區工作的叔叔哥哥，講話特別大聲，也聽不清楚。他們會特別大聲地說話，是連自己的聲音都得聲嘶力竭地聽。

爸安靜小聲。

勞安檢查，身體檢查。

「公司配多一點耳塞就好，不要小氣。」鐵木對爸抱怨。

那年停工，部落的人喊說還我勞動權。其實沒幾個男人還想上礦區工作。不給勞動權，給土地津貼。其實很多人都有拿津貼。爸用媽媽的名字與媽媽的小小土地爭取津貼，而公司給他獨有的勞動權，畢竟爸有身障，同時，將媽媽的職位一同留住。

媽媽偶爾回來，跟爸收取一些使用她身分的租金。

摸摸我的頭，笑笑便走。

爸不想出聲，對什麼都不反抗。我長大才知道，既得利益反抗什麼。

「身分特殊捏。」被解雇的同事喝醉來家裡亂只說這句。他們在礦區宿舍大罵礦業公司，多大聲都沒有關係，畢竟這宿舍只有我們家住。我們沒有部落的房，曾經要用我的名字買，但媽離開、礦區停工，卻只有我與爸還活在礦業公司的庇蔭，哪敢買部落的房。

又過年了，礦業公司捐更多的錢，爸在黃昏時被請上台，舞台的音響都還沒架好，主持人宣布這是最大獎，沒什麼人看，又怎麼會嗨呢。抽出來的獎，直接送去那戶人家。爸先說聲對不起。講起業績，聲音咿嗚沒人聽得懂。這次台下沒有人笑，鐵木叫囂工作呢，有人叫囂土地用那麼久不用補償津貼更多嗎。

「謝謝。」爸說。

「謝啥欸。」有聽得懂的幾句髒話，也有幾句聽不懂的族語。

爸在十一點又被叫上台，這一次只是更多人喊罵，爸說那些話會跟公司說。節目結束。

節目開始。

鐵木跳上載滿煙火的貨車，找幾個孩子一同前往，「妳過來。」我不知道他在叫我，直到他叫我族名，沒什麼人知道我的族名。一上車，「她最會放煙火。」鐵木跟孩子們說。貨車後斗裝滿高空煙

火：時雨光東、大花、炸花等絢麗名字，男孩腳放在上面，說看我表現。車上的孩子們，人手一袋父母買的禮物，裡頭裝著冲天炮、水鴛鴦、甩炮。有人說要炸樹、炸玻璃，有人則要炸觀光客的車。

我沒有問爸爸能不能去放煙火。我已經長大，可以自己做決定。

「沒人喜歡妳，要不然怎沒女生要跟妳玩，才被叫來放煙火。」誰說的？我認不出聲音，但真的沒人想跟我玩。

到廣場後，我們一群孩子將煙火擺放整齊，讓放煙火的人好放。誰放煙火？我問。「妳啊，妳專業。」他們說。「你們去旁邊玩。」鐵木對那些孩子說，把我留下。他遞來護目鏡、過大的安全帽、教我怎麼打開噴槍，從哪裡點燃引信。最後給我一件雨衣，我說我有羽絨衣再穿雨衣很熱，不想穿。

「隨妳，去旁邊玩吧。」

走往那群孩子，「可以一起玩嗎？」我小聲地說。

「好。」甩炮炸到腳邊，那不會痛，打到身上沒有感覺，只有羽絨外套沾了些火藥粉。

十一點五十九分。我轉開噴槍的瓦斯，將火點起，五四三二，點燃引信，一爆炸，聽不到新年快樂 Happy New Year。「不要等待。不要看煙火。繼續點燃。」他說。跨年的煙火不能冷場，要像是礦場炸石，沒有間斷。點燃到第七組時，耳鳴，火藥炸開的聲音與煙火在空中的小氣爆，都變成嗡嗡聲。

相互穿插，竄上，爆炸，點火的我無暇觀看。能喘口氣時，煙布滿周圍，難以呼吸。

「很久捏，不用錢喔。」我耳鳴還聽得到旁人的話。一發又一發，他們仍然抬頭看著，我想跟他們說這些是公司送的。但幹嘛說，他們都知道呀，每個月補償金固定入戶。太吵了，我說什麼沒人聽得見。多少爆炸聲，耳朵習慣後不再耳鳴。彎腰繼續點下一區煙火。

點到廣場中央，最後幾發我與鐵木相遇。他講話，沒一句能聽清楚。

點燃時雨光束，在四樓處炸裂。

我搖頭，口形說我聽不到。他笑，拿下口罩滿嘴紅紅黃黃的牙齒。

再說一次，口形是族語，他嘴巴刻意張大，他從口袋拿出耳塞。

「忘記給妳。」把耳塞交到我手上。「蛤？」還在耳鳴的我回。

「新年快樂。」刻意字正腔圓的國語，他說。

煙火結束，旁邊的孩子把炸爛的盒子集中，用冲天炮炸過去，把垃圾炸起沒什麼有趣。我跟孩子說，將幾十支冲天炮的火藥拆開，集中在炸爛的紙盒，「這樣很好玩喔。」我說。又放幾十支冲天炮，只留炮頭。點燃幾個水鴛鴦放入後幾聲炸裂，紙盒炸起剩餘的高空煙火與各類火藥，在空中地面與人身上冷卻。

鐵木說別這樣玩。

從小在礦區看鐵木與爸，將巨石鑽出小洞放入雷管，巨石碎裂成幾塊大石，看石頭的切面有無晶體。往往巨石被炸藥細切成灰，他們兩個才罷休。爸教我哪個角度能把東西炸得四散，他說些英文術語，聽不懂也沒記起來，我記得留些氣孔，將火藥留中間，點燃時不要害怕引信，不要害怕才來得及躲。

「我從小就這樣玩。」我說。旁邊的孩子學我又玩一次，將沖天炮朝向我炸來，幾支鑽入衣服，幾支射到自己。進小小聲的，在胸口炸裂會痛，但好癢好癢。鐵木對那些孩子說幾句我那時還聽不懂的語言，所有人都離我遠一些，像是要點燃引信與特製煙火的時刻。都是無法信任的。

我脫下羽絨衣丟入焚燒垃圾的火堆中。好冷，只有我一人烤火。空氣酸臭薰人，我流淚乾咳。爸來接我，我跟他說很好玩。

「這我炸的。」

爸打掉我手上的打火機，很痛，痛不只一次。

一巴掌，鐵木抓住他的手。「是我讓她玩的。」

爸啞鳴，那聲音我聽過。

又一巴掌。

沒人阻止爸的施暴，他們說那是教育，一拳一腳，痛久變成熱麻。我的下腹痠軟，時而緊繃，不

是從外而來刺入的痛，那來自體內的我，羞愧、自辱。

流出來了。如藤蔓下爬直至腳踝，成水一灘。我癱軟其中。

上車前，將自己座椅放滿衛生紙。到家後跑進廁所，內褲上一灘尿液黃垢。那晚，媽打電話來問過年好玩嗎？

不好。我回。

騙妳的啦。我又回，幾聲乾笑掛上電話。

那年夏天，我轉學到城市。

爸仍在山上看顧封礦的山頭。「走。」他說。「滾。」他說。

我本以為在部落的生活已經夠孤單，我跟爸說過幾次我討厭在部落。他叫我等。等到國中，部落的孩子都得離家，去不是那麼山的地方念書，只有週六有車回來。當爸說要去更遠的城市念書時，我好開心。不用跟那群人一同念書、搭車、住宿舍，一年只有見過年幾天。

在山上有什麼未來呢？部落的人都知道這點，孩子國中後往外送，最好都不要回來。離部落愈遠的人愈有成就。當長輩說著從不回來的子女，在美國啊在日本啊在台北啊，臉上總帶著得意，得意自己的子女勝過周遭的人，還是對自己編造的故事沾沾自喜。城市在那，部落在這，最好在看不到部落的地方成熟長大，變成城市人的口音。

怎可能全部模仿如同土生土長，我們都長成拼裝歪扭的模樣。

我哭著說：「爸你一個人怎麼辦？」我早知道離開是必然，甚至愈遠愈好。

要讓我好走，爸才冷淡。我的眼淚卻停不下來，爸說：「像妳媽一樣走掉。」我止住眼淚，一切都聽爸的安排，在看不到這座山的城市裡讀國中。

「過年記得回來。」他對我說。

一年都得忍過年那幾天，還好只要忍那幾天。

一到寄居處，媽說要為我接風。接風是爲了炫耀她過得不錯，帶往一家外觀是恐龍的吃到飽餐廳。部落沒有這種餐廳，餐檯上的大盤擺滿各種食物，小小的肉、大大的麵包，媽說得吃得精巧才能回本。而我吃幾片顏色繽紛卻過甜的蛋糕，說好飽卻被媽笑說怎麼連吃都不懂。餐檯後的布景，最大隻的綠色暴龍噴煙，火山口上幾張紅紙條被乾冰噴起，冒出幾條紅光。那時，我的血才真正流下，媽與她男友說如何回本吃 buffet，我奔向廁所。脫下短褲，鋪上厚厚的衛生紙。

媽問我怎麼了吃壞肚子？又是一陣笑。我不想跟她說月經。在她男友的車上，我夾緊大腿，總覺得大腿潮濕，摸向大腿內側。擔心血染上車椅，坐不安穩。手的味道如同剛吃的那塊難以咀嚼的牛排，肉爛了卻還是血腥。回到家脫下褲子，沒有沾染。但隔日醒來，經血漬染床面，我用棉被掩蓋，

下課後用肥皂洗掉棉被的血，用牙刷刷起床面，怎麼都不會乾淨，仍留著斑斑血漬。離我最近的媽，忘記我慢慢變成女人，在她心中我還停留在她離開部落時，矮矮小小還愛她的女孩。

「但有任何困難，不要找她說。在城市，妳得獨力長大。」我對自己說。

「還好嗎？」爸打來。我回嗯。下一通電話媽打來的，問還好嗎？

「不好。」我回，我掛上電話。那次之後，媽每換一任男友都說要跟我吃飯，卻沒有一次成行。

每個月生活費細細劃分，要跟上同學們的各種風潮，我壓低餐費。爲了得到獎學金、得到加分，自學族語。那年還沒有族語老師，城市裡沒人與我對話，說那是母語，但我的母親早已離去，我的故鄉沒有我要說的語言。發音奇怪，還在認證時，被面試的老師嘲諷：「好好加油ki，找人多聊天啊。」ki是語助詞，沒有意義。

後來在城市只要遇到族人，我講完話後總加個ki。

身分受到排擠、嘲弄、被忽略，考上第一志願，還得聽幾句酸言。習慣就好，我這麼想。不管在哪，都像是局外人，我是漢人礦工之女，我是原住民，我是什麼很重要。

本以爲回到部落跨年那幾天，才會孤單一人。不，到哪都是。處處都得學習如何融入最多人的局，然後低調無聲。

「爸，我何時能把姓改回來？」那時我想得單純，以爲母親的姓改回來，一切都會變好。「誰

說能改。」他回。我們爭執，我得等到他存到錢用我的名字買地，得等我用這個身分考上大學。隔天，爸帶我去礦區，指向那幾塊地。都是鬱綠我分不出地界。我指向遠方，說那是媽媽的部落。

我根本不知道媽媽的部落在哪。

「qalang。」他說。但我發不出q。爸是漢人，記起幾句媽媽說的泰雅族語。我很少說族語，但我不想像爸一樣只會說幾個單字，便自以為不那麼漢人。考過族語認證，當上族語老師，我還是發不出正確的q。

像個漢人，很難，像個泰雅族人，很難。但每個人指著我說的那些話，明白地跟我說要像他們就得如此。成績、政治、穿著一一模仿。大學時隨著山地服務社回我的部落過年，與孩子玩時，認識我的家長還會說讀大學回來服務喔，不錯喔。社員常對我說你們部落滿先進的，只可惜山頭被挖掉。

挖掉山頭的人是壞人。我理解選擇站在哪方，並不是將好人壞人所說的話都聽入耳朵。壞人的語言是毒、是咿咿啊啊只有聲音沒有意義。

但好人說什麼，其實也沒多重要。

我才知道爸面對任何人，話都很少。對我也說不出能好好聽懂的句子。

爸話說不清楚都推給炸壞的耳朵。

沒人要聽，爸不想聽。

要當個好人，才有好的人生。反對反對再反對，我去自己的部落時，務必激進務必瘋狂，我像是

異教徒宣示改信，要人相信我，同時展現我相信他們，想變成他們。於是抗議時，我站在正義的那面。一有空，隨環保團體站在礦區的鐵門，或隨居民衝撞，過程中流血不會感覺到痛，偶爾抬頭見到被我們想成壞人的工人，曬到微紅的黑皮膚與疲累的黃眼，像是見到爸。

「我做的事都是對的。」我常跟爸說這句話。他聽到這句話發出噴聲，而我會回：「你幫過我什麼？爸。」沒幫過我什麼，我不能在藝品店說巨大的紫水晶是我爸採的。

我幫我自己像是個誰，模仿你們，我能變成你們的我們。暑假又回到山上服務，我搬離與爸同住的家，住在部落。在名為服務輔導的活動中，聽族人的孩子說族語，我聽得懂，但說不出口。畢業後當個族語老師，只敢在教學時開口說族語，「族語音標我看不懂啦，到底跟英文的差在哪？念起來都不一樣是要怎麼學。」剛上完英文的國二生說，他不斷地說要不是考試才不想學咧。說完這些，趴下睡覺或寫其他科的作業。我用注音標起羅馬拼音的音標，q 標成ㄑ，他學族語三、四年，單字記不起幾個。問他學泰雅族語之前學什麼，學閩南話呀，台語呀。「q，喉塞音。」我念一次，他不理我。

又一次q，再一次。「不要亂。」我大聲吼罵。

他才勉強地發音，刻意發出幹。我好想拉出他的舌頭抵住懸壅垂，叫他發音發音發音。

「都多少年，妳還發不好。」媽說。

二十六歲了，發不準確的音沒有藥救。

二十六歲了，爸媽各自的語言，我只會聽不算會講。交往過的男人們，說的都是類同於爸的台語口音，「聽無妳講的，妳毋是相參、雜種？」他們說這些總會笑。交混的是血緣，不是語言。跨年回部落，才會聽到不同語系的族語，是陌生又熟悉，他們講的我無法插嘴，我說的話或他們說的都變成聲音，沒意義。

「假原住民啦，假[Tayal]啦。」他們說。

噎在口中的族語，卻是上課的教材範本，我說不出口。跨年過年才回部落的人很多，不會講族語的人更多。「我已經反對礦業開採，為什麼還是針對我？」

「才不管妳會不會說族語啦或是妳現在站在哪邊。妳爸做什麼的，自己清楚。妳的姓不爲了加分買地保障就業嗎？炸山耶，是不是人啊。」過十幾年而已，他們忘記了自己的長輩曾是礦業公司的一員。只有我們家還留在礦業公司，我已分不清楚那是嫉妒還是爲了他們的山。

山不見，他們要封礦，抗議。補償金不見，他們也抗議。

抗議總在跨年前休息。

我只過跨年這個過年，不曾過農曆新年。

二十六歲的我與鐵木仍然放著跨年煙火。曾經把我當成目標的冲天炮遊戲，變成部落的觀光風俗。鐵木說過好幾次，叫我爸去跟公司要更多的職災補助，順便拉高部落補償金。遇到爸，更會用吼

聲說：「耳朵還好嗎？你老婆薪水還匯到你戶頭嗎？還有什麼時候要復礦啦。」

公司每個月準時入帳到媽的戶頭。媽轉一半金額給我，我回傳謝謝。

「她留職停薪。」我回。「騙誰，公司只有她一個泰雅族的，聽說妳家吞很多錢啦。妳媽跟男人跑，妳爸爲錢死不離婚。」鐵木說。

對，還沒離婚。愛錢沒有什麼不對，我這麼想，卻沒有說。

「鐵木哥，倒數二十秒，不要說話，不認真工作小心炸爛耳朵喔。」

他笑，我笑。今年過年，礦業公司準備比以往多一倍的煙火量。煙火結束，爸在無光的舞台上，開起麥克風說：「新的一年補償加倍。」爸從啞啞含糊說到清清楚楚。最終，大家拍手，像是給大家過年的紅包。領到錢幹嘛問公司要做什麼，通膨嘛、公司有點良心嘛。

爸說完那些話，他很開心看著我，多停幾秒。

用錢買不了的，就用更多的錢買。公司是這麼想。

爸深夜傳訊說明日跟他上山看看，公司要復礦了。我回好，回完跟反對礦業的組織說部落過年沒有人上山的那幾天，公司決定復礦。

挖過山稜，綠變成灰。

炸山挖山不可能安靜，能做多少就做多少。我元旦跟爸一起上山。爸叫我待在小房間。小房間的

鐵皮屋頂鏽蝕，防爆玻璃被砸成蛛網沒什麼防護功能。我看不到爸在幹嘛，只聽到幾聲細小的爆炸聲。從山另一邊運來的機具與平地來的工人們，俐落地將覆滿雜草的土與碎石挖開，沒多久山頂凹得更深。

「要炸囉。」這次爸沒開玩笑，倒數按下。聲音卻回到以前，不再哽於喉嚨。

「你爲什麼要這麼做，這都違法啊。」我說。「合法，我們的法。」爸這套說詞，從我幼年說到現在。我知道法有變，但停滯在那。復礦之後，爸變得多舌，問我要不要留下來，不要在山下當族語老師。公司缺一名在部落遊說的人，部落太遠沒人來。爸承諾我這份工作錢多事少離家近，做到老也沒關係。

「妳媽當初接這工作才認識我。公司缺這樣的人。」他拿起一塊水晶，反射光入我的眼，眼灼熱，痛得流淚。「妳如果要回來，考慮一下，公司不急。」他說。我又傳一封訊息給組織與友人們，那天沒有回音，還在放假。隔日我又與他一同上山。礦區不曾安靜，各種吵雜都不成吵雜，直至部落的人們聽見。我在山崖旁看著部落往礦區的路，幾台休旅車與載滿雜貨的貨車開入山徑，沒多久我的電話響起，鐵木來電，同時，石塊砸向礦區緊閉的鐵柵門。

他們拿起舊日已泛黃的手寫標語，是我的字寫上挖我礦產還我山林。

爸在生鏽的鐵柵門貼一紙公文。我推開了鐵柵門，爸指著公文對我說不識字嗎？公文上甚至刻意寫上族語的羅馬拼音。雜貨車的喇叭響起香腸、飲料、保力達，幾位工人推開抗議的族人，在雜貨車

旁喝起涼飲。鐵木拿起雜貨車內的麥克風，大喊停工。爸走出來，拿那紙公文念：「依據《礦業法》第四十七條……」慢慢地念，直至部落的人群聚在此。幾個人指著我說妳不是站在我們這邊的嗎？妳不是原住民嗎？怎好意思。

那時，我才想起不能與爸站在一起。

與爸對看，他乾掉的口沫，裂開的唇，努力擠出每個字，說得不那麼清楚，或是說公文不是用來念來懂的。「他在說什麼？」在雜貨車旁吃食的礦工問我。

「我們可以挖，是合法的。」爸回答。

部落的人推開擋在鐵柵門前的爸，推開門，眼前的山沒有樹，地面反射烈日，如同水晶的折射，一瞬間亮得睜不開眼，好久才變回灰黃。

爸曾拿起水晶在陽光下照呀照，說刺眼的光叫做希望。

有人哭說山怎變成這樣。有人拿起石頭丟向工人。爸喊他手上有炸藥喔，才沒人哭鬧。「你們不是都有拿補助嗎？哭什麼。」平地來的工人喊。

「補助是補助我們的山，沒了，心痛。礦業公司的漢人狗你懂什麼？公司有尊重我們嗎？說擴就擴……」族人演講才剛開頭。爸大聲念起第十五條，解釋礦業公司伐樹炸山鋪水泥是做水土保持，是爲大家好。

「提籃子假燒金。」族人們用國語說。

「搶籃仔假燒金。」爸說。抗議現場沒有冥紙飄撒，少些氣氛，連顆蛋都沒丟，好和平喔。「晚會的錢吐回來啊。紅紙寫那麼大。」爸說話的同時，樹倒幾棵，水土更保持了。挖深呀挖深，最好變成平地就都不用保持水土。

滾出去啦滾出去。眾人朝怪手丟石，不朝人丟。我丟一粒小石敲在壓克力玻璃上，叩，玻璃碎裂的聲音，爸說丟到雷管。爸說的瘋話也有人信，一旁的工人嘲諷說那不是爆炸的聲音。「繼續笑啊。我跟你們沒完沒了。」族人說。所謂的沒完沒了，是在原地踢著砂石，吐口水在我爸身上。沒人受傷不會怎樣，怪手的司機不爽，轉個方向往抗議的人前進。

族人都停下動作與謾罵，將我推向前去。「你女兒在這，來啊，怪手來撞啊。」

怪手愈往前，我就被推到更前方去。我聽得到族人喊來啊來啊，也聽得見前方履帶輾過石頭，碎裂的聲音。族人往後跑走，不推我向前。怪手停止，而我往前走，跳上挖斗躺在裡頭。

沒人敢動，沒人嘶吼，沒人理解我為何躺在裡頭。如果是別的族人，會把它當成肉體抗爭，甚至認為贏了。「小姐玩夠了，走開好嗎？」怪手司機說。我手遮住我的眼，希望自己能睡著。爸在挖斗旁，輕聲地說下來好嗎？女兒。「你們父女在演什麼？」族人們說。

「我們也不想破壞山林啊。」爸大喊。誰跟爸是我們，族人又丟起石頭，往挖斗丟入。

怪手又往前進，想嚇阻族人，族人步步向後退步步丟石。爸扶著挖斗，遮住我的臉，擋住砸向我的石塊。當怪手快到鐵柵門旁，族人已無路可退，反而更努力地朝工人們丟石。

爸跪下，磕頭在碎石上。爸滿臉是血。「演夠了沒。」他們說。我跳下挖斗，手掌抵住爸的額頭，上下擺晃，黏在我手上的血，成沫，一下變成乾痂。我的手好癢，一抽開，爸的頭重重地敲在地面，沒有聲響。

誰都不是我們，我站在哪邊都不是人。我低頭看，爸微笑，「女兒。」

我好討厭他這樣叫我。將我的手拿開，跪在那。

「讓我們繼續挖好嗎？」

「你有想過我們嗎？」鐵木對爸說。爸忽然嘶吼如同炸傷耳朵那刻，山谷迴音重疊，他閉上嘴後幾秒仍可聽見。那不算是对鐵木的回答，卻像是跟鐵木說你有這些傷殘嗎？你有為公司付出什麼嗎？我又走回抗議的族人那方。「問這個幹嘛啦。沒記者沒搞頭，回去吧。」我回鐵木，鐵木朝土地吐了口水，部落的人回部落去。平地來的工人覺得這是一場鬧劇，私自停工往宿舍回去。兩路人同條路，族人甚至幫忙工人們帶路去宿舍。雜貨車的廣播，下山後換喊著床墊、枕頭、掃把。只有我與爸留在這，「妳可以帶工人們去逛逛。」爸對我說，即使他知道我的立場不會幫他。

他深吸深歎，輕聲說女兒，可以幫我嗎？爸爸還有很多事情要做。

他說話的方式如同對幼年的我。他沒有回頭，不再多說，往其他機具走去。

「誰敢去？剛剛才抗議，只差沒殺人而已。」用報紙在宿舍裡拂塵的工人說。

「你們自己去啊。當慶祝開工啊。我不能跟你們一起慶祝，還是要我幫你們帶些什麼？」我說。

「慶祝個鬼，每天這樣亂，以後能不能做都不知道。拜託妳不是部落的嗎？剛剛還丟石頭，還來這裡假裝什麼。」他說。

我一手遮住左邊耳朵說：「我是他女兒。」

工人們搖頭揮手，問我：「妳兩邊都沒好處，妳不怕被罵喔？對吼，怕什麼妳是原住民。」

有什麼好怕。每年的跨年煙火穿入外衣，在胸口前爆炸，小小的灼傷，也不會怕過。「不用怕，你有錢就會賣給你，怕什麼。」我多嘴，說得再多依舊沒人與我下山採買。我騎上野狼時，爸剛到家，我對爸說他們沒缺東西。我獨自騎往部落與雜貨車交錯，「簕仔店來唷，床墊、掃把、豬肉、米、電鍋……」

抗議後，還是得生活。

沒多久，爸追趕上我，又催緊油門，在山路間晃動。

「假原住民還敢來喔。」無聊的嘲諷，總在部落的雜貨店囉嗦。

「敢呀，買東西呀。」我回。爸在雜貨店裡掃光泡麵與米，我拿支冰棒放在爸的手臂。他的反應像是灼傷。「幫忙一下。」我對外面的男孩說。幫忙搬的男孩，我請他一根冰棒。

「姊姊拜拜。」男孩說。爸發動野狼。那些男人大聲地問我是哪一邊的。我對他們說再見。習慣

嘲諷，惡意變成日常。

我在部落與宿舍間來回，最後回去城市裡。

「回家一趟，有事要說，一起過個農曆新年。」幾週後，爸傳來訊息。他燒起金紙，「來來來，除夕大家燒金紙，保個平安。」爸說。工人問我怎不一起燒。我基督教不碰香，我回。爸硬抓著我的手說燒金紙要像數鈔票一樣，摺折子丢入火。金紙燒完，工人撥起火，灰燼飄落。無聊的我，朝火坑丢入跨年剩的煙火。煙火炸起後，滿天香灰，巨大聲響炸醒還在部落的青年，他們騎機車過來。香灰落下時已無熱度，部落青年說好玩喔，再玩啊。

「可以讓我們好好過年嗎？我們的過年也有放煙火。」我說。

「妳懂漢人過年喔？那麼懂喔。那一起慶祝可以嗎？雜種。」

青年們在公司宿舍的門上，安上千百煙火。出來呀，他們說。點燃後四射。窗戶能見的紫綠黃光，高空煙火平射炸在另邊的鐵門，沒有爆炸的美只留下一片黑灰，沒有凹陷，只留下破壞的痕跡。放個三分鐘，部落青年問我：「還有沒有得玩啊？」沒人敢出去，我從窗戶跳出。挺直踢著砂石走向鐵門。我不怕他們炸我，只怕哪天連炸都懶。

都是戲，我們都知道，這是消耗剩餘煙火的遊戲。他用紅漆噴敗德的狗，汪汪。要用紅漆噴向我，「嚇妳的。」他笑得可愛。「妳是原住民，怎麼可以幫公司。」「混血的。還當族語老師咧。」

他們話千篇一律。

你們最純，我不敢說。我也不敢用族語回話。我已經不知道可以站在哪邊。

只是遊戲，他們玩膩要回家，我問鐵木怎麼沒有來。他們說不知道。

隔天，爸帶我上礦區，鐵木復工。爸跟我說媽以前在礦區的工作，點算機具、火藥，在小房間裡寫起會計簿記。小房間已無我童年按下的按鈕。爸摀住我的耳朵，又聽見幾聲悶響。槍聲或是機具的碰撞，或聽有人歡呼或有人叫喊，都與我無關，我聽不到，好想真的都聽不到。

「公司要給妳的工作是這些，還有去部落說服老人，看妳要不要。」爸說，隨即比出數字，那是爸薪水的兩倍，他給我看公司的公文，說服人的方法是補償金變成三倍。

若不能成為他們那邊，不如讓他們變成我這樣的人吧。

我辭去城市的工作。給學校說家有巨變需請長假。我沒有跟學生道別，一律封鎖。

封鎖的不只是那些，也封鎖學q發音的自己。

我的新工作是與部落的老人溝通。

用錢、補給品換人情，跟他們說哪一案要舉手。模仿他們的國語，蹩腳且慢地說：「有錢喔，補助比以前還多喔。雞精、燕窩，這禮拜都要喝完，我每個禮拜都來。」我說，他們說我很乖，比他們

子女還乖。

願他們投票時能聽我的話，乖乖舉手。

補給品一週發一次，這週雞精，下週小家電，閒置的宿舍被補給品堆滿。我像是只會回來過年，卻帶滿伴手禮的孫女，會不會說族語沒有差，至少手上提著都是關心。一週一次，久比親人還親。「補償金三倍喔。三倍喔。」我說。

一個人換了立場會被稱為叛徒，讓所有人都同個立場，便沒有人記得原本的堅持。我以為說服愈多人與我同路，能讓我變成他們那般的人。走進綁滿標語的部落，有人嘲諷，有人問我還有沒有職缺。第一次表決，贊成居多。

部落的人被外面的人說貪婪。公司帶部落居民上礦區，解釋能產生多少利益，我在一旁用不通順的族語口譯，沒有人笑，都聽得懂。爸與鐵木看著對面的山，蓋座佛像與十字架。在無線電裡說這些廟不三不四，破壞景觀。我幻想從那邊的山看向礦區，或許山已光禿，或許山仍然翠綠，但挖下的山已凹，挖取凹陷，直到變成平地。

一年過後，表決結果出來，這座山不會停工。爆炸聲響不斷，爸樂在其中。

「真的要走嗎？」幼年的我問媽。

她沒有回答。「要不然，媽妳帶我走。」她說沒錢怎麼走，這是妳家啊要走去哪。

我如今有錢，能走了嗎？

我騎野狼離開部落時，大雨如注，見不到山頭。走出部落，幾年前我綁的反對礦區的標語被噴上髒話，如今部落更加繁榮。山頭巨響，爆炸後的細石像是我耳旁的雨聲。

跨年的產業道路塞滿遊客的車，救護車的鳴笛只有回聲毫無作用。我撥通電話給鐵木，他說出事了。

出什麼事呢？能出什麼事呢？又是一年的最後一天，礦業公司的贊助紅紙上寫上幾十幾百萬，白天也能煙火炸裂。

返回山頭，鐵木站在變形的鐵柵門旁，叫我的名字。我沒有理會，轉往能看到礦區的山頭。夕陽照在礦區，黃土砂石不像水晶會反射，眼前好刺眼，怎看得下去。前往部落，跨年晚會的燈沒有開，我獨自上台致詞。

大家一起去玩喲。我喊。胸口癒合的燙傷，微微地燙，好癢，抓，舒服了些。

我等待回應，連聲回音也沒。



抉擇的艱難

黃美娥

原漢關係的族群衝突與通婚齟齬，或是離開部落、前往都市發展的適應問題，此類敘事在九〇年代以後的原住民書寫中已屬常見，本文較特殊之處，在於選擇部落裡的漢人礦工父親、原住民母親的混生女兒視角來審視上述問題，並透過離／返於部落和城市之間的內心糾葛，去刻畫身分認同抉擇的艱難。小說透過若干情節和心緒變化加以鋪陳，依序述及父親工傷身障、母親棄婚離家的親情創傷；次而則是國中轉學城市，遭受他人排擠的痛苦，以及後來進入大學參加族語認證，卻無法說出純粹母語的荒謬；另隨山地服務社團重返部落，為保護山林，與環保團體對抗採礦工業，卻無奈發現自己正在抗拒的實是深愛著的父親。大抵，一路走來，在生命歷程中，既要面對父親在山地社會實屬少數者的尷尬，或被看成礦業公司同路人的陰影，和母親已經離開原生地區的殘酷現實，但因始終擺脫不掉文中所謂「雜種」身分，終至於在原、漢兩端皆格格不入，以此點出了全篇旨趣。那麼，該何去何從呢？小說最為精采處，乃在於提出爭取自我身分重新定位的種種思辨，包括：「認知我是什麼很重要」、「誰都不是我們」、「若不能成為他們那邊，不如讓他們成為我這樣的人吧」、「讓所有人都同個立場，便沒有人記得原本的堅持」等。